



少数

〔土耳其〕哈坎·君代 著

龚嘉华 译

HAKAN GÜNDAY

字母表里
A和Z离得最远
又最近
人也一样



新丝路文库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

少数

〔土耳其〕哈坎·君代 著

龚嘉华 译

AZ

HAKAN GÜNDA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数/(土) 哈坎·君代著; 龚嘉华译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

(新丝路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5361-9

I. ①少… II. ①哈… ②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4316号

AZ by Hakan Günday

Copyright © 2011 by Hakan Günday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alem Agency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5-200号

本书中译文由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5-709号

This project was undertaken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EDA.

本项目得到土耳其文化、艺术和文学推介会资助。

发行人: 陈征

出版人: 张翔

责任编辑: 张翔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书 名: 少数

作 者: (土) 哈坎·君代

译 者: 龚嘉华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9

插 页: 2

字 数: 165,000

印 次: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5361-9/I · 4259

定 价: 6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

新丝路文库

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冯植生

张晓强

林洪亮

高兴

曹德明

蔡伟良

薛庆国

穆宏燕

字母表里，A 和 Z 离得最远又最近，人也一样

致尼噻·切力克

我们不是多数，这是当然的

我们不在多数的那一边

我们永远不会在多数的那一边……

——《抗议的两个前提》

-
- ① 尼噶·切力克 (Nevzat Çelik): 一九六〇年出生, 土耳其诗人, 曾因政治因素被捕入狱, 但他坚持否认控诉。近年受邀成为美国笔会荣誉会员。
- ② 《抗议的两个前提》 (İtirazın İki Şartı): 尼噶·切力克的著名诗作, 陈述压迫与被压迫的文化挣扎。

目 录

德姐 DERDÂ / 001

德达 DERDA / 141

德姐和德达 DERDÂ & DERDA / 289

德姐

DERDÂ

她才六岁，却已近死期。她浑身发抖，害怕到无法不去紧盯着那只虫子看。天花板像一片广袤的向日葵花田，但她眼里只有那只虫子，尽管只有一粒葵花籽那样小。虫子的细腿布满绒毛，触须细如睫毛。它一动也不动，仿佛一张定格照片，冥冥中又像是灰水泥上的一个黑色污渍。女孩双眸乌黑，睡眼惺忪又充满惶恐。

她把盖毯拉到下巴，用一双汗涔的拳头紧紧攥着。她睡在没有楼梯的上铺，距离天花板不到半公尺的距离，那只虫子随时都可能掉落在她脸上。如果入睡时嘴巴张开，虫子会穿越她的牙齿落入嘴里。又或者，虫子会掉落在盖毯上，缓缓爬上她脸颊，钻入鼻孔并一路咬啮进深处。她急忙翻身往床榻下探看，猜想着自己离地面多高，可惜她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找出答案。于是，她又转身面对天花板，盯着虫子瞧。

当然这不是她第一次见到虫子，她在自家的墙上看到过，在别人家的墙上也看过，她还没见过谁家的墙上没有虫子。父亲说这些虫来自附近的小溪，她也见过从溪边来的大型昆虫。这些大昆虫爬到天花板上，会因为太重而掉落到炉子里。当然，她也见过小虫，像是害她剪掉头发的跳蚤。她见过虫子仓皇逃进墙缝，也见过一袋袋甜菜根底下的虫，耐心地等待死期到来。她甚至见过老鼠。有一次还见到了一匹狼。狼比这只黑眼虫子要大上百倍，但这些她都不畏惧，她从未因为它们颤抖或者哭泣。过去，她从来没有孤身一人，现在其实也不算孤身一人，宿舍里还有其他三十五名

孩子。只是她们不能作数，她甚至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，现在再问也太迟了。她们全都睡了。她倾听她们沉睡的声音，有些人的气息被不通畅的鼻子堵住。有些孩子在睡梦中辗转反侧，发出哮喘，有些孩子把枕头翻过来试着找个凉爽的位置，有些孩子用一只脚跟搔抓另一只脚。但没人在担心这只虫子。

她必须设法挪动自己，在虫子掉落到身上之前离开上铺。怎么做到呢？这里为什么没梯子？下铺的小孩当时推了她一把，并且说，下一次她必须自己想办法下床，口吻听起来相当不耐烦。

她把盖毯拉到遮住脸，但羊毛经年使用的触感变得粗糙，像是一根根刺刮搔着她的脸颊，无论如何，她知道盖住脸是错的，因为这样一来，自己就看不到虫子了。看不到不代表就不见了，虫子毕竟还没有离开。为什么要躲在看不见敌人的地方呢？这样反而危险。虫子可能随时有所动作，而这里没有监视器，没人会发现。

汗水在她脸上不停流淌。太阳穴上的水痘疹开始发痒。她的心脏正剧烈地跳动，她喘不过气来。她感觉自己极度孤单，她得找到出路，找到下床的法子才行。一定有办法的。她决定了，要走简单的路，用快捷的方式，让命运来决定。她把盖毯从床铺丢下去，自己也跟着往下跳，跳入无尽的黑暗里。

她的额头撞击到地面，发出啪的一声。但没人听见她的脖子断了。撞到水泥地板时，如蜂鸟振翅般疾速扑打的心脏瞬间完全静止了下来。她六岁。在黑暗中，在恐惧之下，天花板的裂缝变成一只黑色的虫子。七年来，每当夜幕垂降，这个裂缝就会变成一只虫，但只要走廊的灯亮着，房门开着，裂缝就只是裂缝。

德姐的眼睛在啪声传出的瞬间睁开了来，看到一个女孩瘫躺在地面上，

颈子扭转到后背。虽然四周漆黑无法看清那人是谁，可她心里已经明白了。几个小时前她刚刚盯着她的眼睛，叫她去睡上铺。她帮她爬上去，恐吓她说，如果抱怨，就把她的舌头割下来。她刻意让音量大到所有人都听得见。而现在，那女孩就躺在眼前的地板上。她一定是失足跌下来了，或者是她自己往下跳呢？

她把手从枕头下方伸出来，捏捏女孩的手臂。没反应。再戳戳女孩的后肩，也没反应。她抬起头，从床沿的铁栏之间扫视寝室，看看是不是有别人也醒着。没有任何其他孩子抬起头，她这才放心，慢慢爬下床，跪在女孩身旁，扶着女孩的肩膀把她转过来。女孩就像一只猫那样轻。小小的脸蛋布满血痕。德姐扶起她的头颅，四处张望，确定没人醒来，然后哭了起来，同时抿咬住下唇来压低音量。她静静啜泣，以免吵醒其他人。

小女孩来自娅特贾，一个由国家资助的民兵和网民聚集的恶名昭彰的地方。娅特贾是孩子口中的间谍村，那里全都是婊子养的间谍。协助任何娅特贾的村民是被严禁的，就算是死人也一样。当晚，德姐什么也没做，也没跟当班的老师报告任何事。她只是哭泣。慢慢地，她放下女孩尸体，悄悄爬回自己的床上。德姐也来自娅特贾，她整整花了四年才让学校的其他孩子忘掉这件事。

盖毯从上铺垂耷下来，成为一个大三角，其中一个角恰好垂落到地面上。德姐在黑暗中把这块盖毯想像成一张风帆，床则变成了一艘船，一艘暗夜航行的帆船。这是曾在绘本里出现过的画面。书里船身七彩缤纷，扬起白色的风帆在湛蓝的大海上前进。甲板上穿黄色雨衣的小女孩们喜笑颜腮，一路航向地平线。书里的小女孩们都是开心的。但那只是一本书，一本蠢书，或许是这世上最愚蠢的书，哼，那群废物。那些女孩压根就不存在，假设她们是真的，书上应该会充斥她们开心的相片，而不是这些矫造

的水彩画。

“主，请让我在梦中死去。”她呢喃道。

她想要更正自己的说词，说“在睡梦中”，但这艘船渐渐沉入梦乡。她十一岁，十，一。

“那个脏兮兮的娅特贾小女孩死了！”

德姐宁愿自己在梦中死去，但却不得不保持清醒，只好继续听下去。

“她摔下床，整个头都摔裂了！而德姐这笨蛋竟然还在睡！起来！给我醒醒！”

她认得这个声音，是努泽宁，她父亲在六年前的警局攻击事件里中枪身亡。所有镇民都要求警方交出尸体，然而，当特警的坦克驶进镇里，所有的抗议顿时销声匿迹。因此，组织决定自己动手取回尸体。他们在晚上发射了一枚火箭，但很讽刺，火箭没有打中区域宪兵总部，倒是落在隔壁努泽宁家的屋檐上。其实只是一点点误差，却使死掉的男人家里倒了两堵墙，还顺带炸碎了一名沉睡中的婴儿。最后，谁也没能找回尸体：尸体被埋入警察局附近的土坑里，显然，大自然决定将它们占为己有，所以也没什么尸体可找。组织的区域领导人诚挚地向努泽宁的家人致歉，最后只付了承诺过的血泪钱的一半。剩下的一半，则由镇民们用荣耀与尊敬之类的永恒货币来抵偿。农业银行^①的贷款让他们得以将坍塌的两道墙重建起来，恐怖事件遇难者的赔偿金则让他们有余裕陆续又增辟了两个房间。身为家中长女的努泽宁得到应有的关照，被选为区域寄宿学校里的舍监。同时，镇民们也一致认为幸好被炸死的是女婴，才不致演变为血海深仇。

① 农业银行（Ziraat Bank）：土耳其最大、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，成立于一八六三年。

德姐在努泽宁试图摇醒她时才睁开了双眼。

“从娅特贾来的女孩昨晚从床上摔下来。起来吧，叶心小姐正在找你。”

她说不出话，所以只是点点头。她坐起身，把脚放到地面，却又迅即缩回。她抬起头，看见努泽宁正往下望，且听见了预期中的话。

“弄干净！”

她的脚底沾满鲜血。

“我不是跟你说让那个女孩子睡下铺的吗？”

叶心在五个月前被分派到这所区域寄宿学校。第一眼见到庞大的校舍时，她吓得差点退缩了，之后得知此处只有四名老师负责四百三十名学生，她就更难说服自己继续前进。但能怎么办？还要再等五年才能被重新分派到其他学校。

“我在跟你说话，听见没？”

要是只说“我要跟你的家长谈谈”就好了。然而这里不行，如果她找来学生的法定代理人，他们会带着 AK-47 步枪过来，然后质问是不是对于他们的保护有任何意见。他们会暗示自己随时能够停止“照顾”亲爱的老师。学校里的学生并不是懒散、调皮或顽劣，但家长认为，老师是国家派来给孩子洗脑的间谍。他们甚至宣称，老师的到来是为了从他们手里把婴儿给抢走。孩子们的父亲因为对抗政权而殉难，孩子们则受尽了折磨：他们必须学习社会科学、数学及土耳其文，回家作业和考试则是另一种虐待方式。十四岁就该嫁人的女孩，为何得去跟男老师互动呢？她们应该嫁给年纪适合的男人，然后好好待在家里。这些学校甚至颠覆了当地人的宗教信仰。但你能怎么办呢？组织无法一直照顾你。如果你被遗弃，国家之外你也无处可去。跟疯狗玩耍的孩子从粪土盖的房子里被扔到叶心的手上，

她也张开双手接纳他们，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不知羞耻地搭住她的肩，开始跟她称兄道弟。

“德姐，回答我！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”

这儿有个能回答的人叫德姐吗？她还剩什么？她还有哪个部分是属于十一岁大孩子的？脚，指甲，还是凹陷的脸颊？哪个部分的她还是孩子？是宛如一缕轻烟自发髻里流散而出的发丝？还是龟裂后从未愈合过的脚底板？

“好吧，德姐，没关系。去餐厅吃早餐吧。记得洗手洗脸。”

如果我们说德姐还算是个孩子，那么，二十六岁的叶心也还算得上是位老师。她放开德姐柔弱的肩膀，手托着她的下巴，挑起她的头。也许，她能够从对方眼里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……家猫与野猫彼此对峙，彼此的距离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宽。叶心终于败下阵来，紧闭双唇的德姐胜出。

“我们待会儿再谈。”

叶心看着小女孩消失在门外，她打开书桌的上层抽屉，拿出一包烟。她从烟盒里推出一根烟与一只打火机。点烟，烟雾随叹息弥漫开来，模糊了她的脸，泪水濡湿了眼。开始，她想过逃跑，想走出这栋大楼，穿越花园，踏出铁门，跑进村子里。她可以在那儿搭上小巴士，远离这他妈的地方。只是，辗转之后，她还是回来了。她在玻璃烟灰缸上试图把烟掐灭，但烟未熄，扁掉的烟头依旧冒出烟来。她再试了一次，又试了一次。她的指尖变成黑色，烟灰也卡进指缝中，但烟还不停在燃烧。她决定不再关注那支烟，开始闭起眼，坐着，等着。管他的，发生什么事都无妨，地震、火灾、山崩，任何灾难都好，她只想要有个神奇的笔尖，能够替这一切画上一个完整的句点。她等待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

办公室摇摇晃晃的门被推开来，没敲门。是副校长聂资。他探头到办

公室里，透过眼镜望见年轻教师正躺在椅子上闭着眼，上班时间。

“叶心小姐，你这是在睡觉吗？”

她眯起了眼睛。

“小女孩的家人无法赶过来。村子的道路堵住了。宪兵来之前，尸体暂时就搁在厨房的肉柜里。好了，去餐厅吧，孩子们不该没人管。”

这跟她期待的灾难有点不同，不过，把死去的孩子放进肉柜也够麻烦的。她感觉胸口一紧，肠胃变得跟石头一样硬。她觉得身体变得沉重，像把一颗石头给吞进肚子里似的。她没能站起来，只是心里也清楚聂资肯定会坚持。果然。

“叶心女士，我们没时间等你。走吧。”烟仍然从烟灰缸缓缓飘升。叶心望着烟雾散去，心想“原来人就是这样迷失自我的。”接着她不再继续想了，她拿起玻璃烟灰缸砸向聂资。烟灰缸打在门板上，聂资躲到走廊里。叶心再拿起大订书机抛过去，接着是笔筒、笔记本，然后是一本五百页厚的书。最后，只见考卷在屋里像野鸟般翻飞，冲撞着摔落到地面。聂资在门后叫喊。

“喂，叶心女士！叶心！”

但叶心听不见。她的视线停留在桌上的一组文具，这是母亲送的礼物。一支钢笔，一支圆珠笔，还有一把拆信刀。她举起拆信刀，刺进胃里。如果她死了，一切就不再是问题了。但很不幸，她活了下来。

其实，在一名学生死亡、一名教师自杀未遂的那天，学校也同时竭力让一群穿着迷彩服的贵宾感觉宾至如归：宪兵们说着一些让学生们笑不出来的笑话，将军假装在聆听校长谈话。聂资揉着太阳穴，但他其实并不头疼。德姐嘴里嚼着食物，却咽不下去。叶心躺在医护室里唯一一张病床上，